

艺苑芳草香四溢

海上谈艺录

张瑞芳

周斌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艺苑芳草香四溢

周斌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艺苑芳草香四溢 / 周斌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
章出版社, 2009.11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444-5

I. ①艺… II. ①周… III. ①张瑞芳-评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3058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上海出版界基金会资助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邹 平 王 刚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艺苑芳草香四溢

著 者 周 斌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44-5/J.282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01314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艺术访谈

张瑞芳访谈录	(003)
--------------	-------

艺术传评

楔 子	(025)
第一章 艺术摇篮	(027)
第二章 宣传抗战	(040)
第三章 重庆岁月	(056)
第四章 奔赴东北	(081)
第五章 新的时代	(092)
第六章 定居上海	(102)
第七章 十年磨难	(142)
第八章 劫后新生	(158)
结 语	(181)

附录

从艺大事记	(187)
后 记	(198)

艺术访谈



演员的一部戏、一个角色，演好了，成功了，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它的偶然性。演员不像作家那样写出一本书完全是独立创作，属于个人的才能，而演员是集体创作中的一员。

——张瑞芳



阅读

张瑞芳访谈录

时间：2009年4月22日下午

地点：华东医院南楼319病房

被采访人：张瑞芳（以下简称张）

采访人：周斌（以下简称周）

周：瑞芳老师，您好，今天耽误您半天时间做一个采访。我拜读了您的文集《难以忘怀的昨天》和回忆录《岁月有情》，对您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都有了较清晰的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想更深入地跟您了解和探讨一些问题，也向瑞芳老师好好请教一下。

张：不敢不敢。

周：我还是先从您的家庭谈起吧。在您的人生历程中，父母亲给了您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您的母亲。那么从总体上来说，父母给了您哪些影响呢？

张：这倒很难说清楚。父亲我很少见到，因为我那时候年龄还小，他又挺忙，所以印象中就觉得他是非常高大的一个人。

周：一个很魁梧的军人，对吗？

张：对。他死的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怎么去感受这件事情。我母亲跟我们是同时成长的。

周：她入党的时间比较早吧？

张：她是到解放区以后入的党。后来他们说早就该让她入党了。

周：她是如何关心您的学习和生活的？她对您当时热衷于演戏有些什么看法

吗？

张：我母亲是非常开明的。当时因为我喜欢文艺，所以在学校里老是演戏，大概从初中二年级起，每年都有演出了，她也不管。我回来跟她讲演戏的事情，她也挺感兴趣，所以我母亲是很开明的一个人，是一种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的那么一种性格。我有时候在外边看了电影，特别是看了苏联电影，回去就讲给她听，几乎是从头到底把影片的内容讲给她听。她一般不大愿意出门，所以对我讲的那些故事，她就挺感兴趣。有一部苏联影片，我记得是讲一个小海军的故事，我讲得有声有色，她听着会掉泪。

周：实际上你们跟母亲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你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比较活跃，接触的面也比较广，回到家里会讲很多事情给她听，她也很乐意听，而她的品格又在无形中影响着你们，对吗？

张：是的。后来北平市地下党的领导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她跟他们接触以后就越来越成熟了。

周：我记得周总理对您母亲的评价非常高，说她吃了很多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贡献很大。

张：对，他说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加起来都做不到她那样。因为她后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在民众中间做了很多事情。

周：对您母亲来说的确很不容易。您在拍摄电影《母亲》的时候，特别是海默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

张：海默跟她很熟的。

周：他创作时从您母亲身上吸取了不少素材，当然有一部分是其他人的，然后综合起来创造了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您在影片中塑造母亲这个角色时，感情和表演都很好。

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您再问吧。

周：您的家庭也是一个人丁较兴旺的大家庭，您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弟妹妹……

张：我们都是差两岁，就这么排下来的。

周：您姐姐很早就参加学生运动了。

张：我姐姐在大学里加入了北平市学联，还入了党，后来学联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就常到我们家来开会。

周：那么她对您后来参加学生运动，又投身于革命戏剧活动等，有没有具体的帮助和引导？

张：姐姐用不到直接引导我，她影响我。当时学联开会就在我们家里，怎么说这个影响呢，也就是潜移默化吧。

周：您姐姐当时在北平学联里还是比较活跃的人物。

张：是的。因为她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有好几个学联的主要领导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我现在一下子也想不起具体人名了。

周：您哥哥好像一开始是到军校里读炮科。

张：对，他是准备接我父亲的班。

周：子承父业是一种传统。他是从国民党部队转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张：我母亲在重庆的时候领着他去见周恩来副主席。

周：他后来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对吗？应该说，他的人生经历和革命经历也是挺丰富的。

张：是啊。他去年刚刚去世。

周：哦，去年刚刚去世啊，对不起。您的弟弟很早就去世了，我看您在回忆录里提到过。

张：是的。我弟弟去世时我特别伤心。当时他是“打摆子”，也不是什么致命的病，但是因为条件艰苦，没有药治疗。他那时候还是学生，学校一边打游击一边上课。

周：很可惜啊。您的妹妹还健在吗？

张：妹妹在啊，她在北京，她是陈荒煤的夫人。

周：我还见过她。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当时参加了荒煤老师主编的

《当代中国电影》写作组，大家集中在一起写稿，有几次吃饭的时候，她也参加了。后来我还去他们家拜访过。您认识荒煤比较早吧？

张：跟荒煤认识是他早年到北平以后，我们组织了剧团，他一直参与着。

周：您还演过他写的话剧《黎明》，后来还跟他一起演过话剧《打鬼子去》，还记得吗？

张：记得啊，不仅一起演话剧，我们组织的“学生移动剧团”里就有他。我们三姊妹都在里头，所以那几年都在一起。

周：那么也很巧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过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主要分管电影这一块。

张：当时我们剧团里的那些骨干后来都当了头头。如杨易辰当过省委书记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荣高棠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后来还担任过中顾委秘书长，程光烈曾当过长春市副市长，他们当年和我们都是在一起演戏的。

周：都是老革命啦。

张：当时我们剧团大概有15个人吧。

周：那么荒煤作为新中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对您所从事的表演事业，主要在电影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吗？

张：他没有单独对我有过什么指导和帮助。

周：他对您的表演提出过什么批评吗？

张：有一次，当时《李双双》刚拍完，专家们不太喜欢，他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说这么多年来你还没演过一个好戏呢。

周：那是在批评您啊。

张：是的。因为我老是演那种现实题材的影片，都是一边改本子一边拍，在他看来好像我应该还有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可是没有。

周：就是您的才能在电影创作中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张：一会去演一个母亲，一会演了一个李双双，他觉得好像我应该有别的机会似的。像《李双双》那样的影片，他和其他专家一样，一开始并不是太欣赏，后来

观众挺喜欢，反过来影响到专家。

周：荒煤曾写过很多文章，他的评论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瑞芳老师，您本人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和余克穆吧。

张：是的，那时候我们经常通信，我一直拿他当老师。

周：当时因为他是大学生，您是中学生。你们的认识和感情的发展也是和演话剧有关的。因为他当导演，您当演员，对吗？

张：对。他不仅当导演，也是话剧演出的组织者。特别在重庆的时候，重庆他是老早去的，所以有一定的基础，他组织一批学生做舞台工作，都是业余的。

周：他大学毕业到重庆以后，话剧工作是他的业余工作，对吗？

张：对。他是工程师。那些演员都是公司里的练习生，他到那儿就组织他们演戏。

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话剧方面还有什么新的发展吗？或者不做这个工作了，还是做工程师的本职工作？

张：反正我跟他分开对他是一个打击。他后来好像到天津去了，最后也还是做电力公司的事情。

周：你们后来还保持联系吗？

张：没有。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青年艺术剧院，演《保尔·柯察金》，他还来要票子，他不是跟我要的，而是让我姐姐来要的，看了一场，然后他就离开了北京。

周：您跟金山也是在重庆通过演话剧认识的吧？

张：演话剧《屈原》。

周：后来还一起演过话剧《家》？

张：是的，我们在一起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周：他是一个著名演员，也是导演，后来你们还一起合作拍了电影《松花江上》。您在艺术上是不是受到他的一些启发和帮助啊？

张：确实有，因为他是导演，导演总归是要指导演员的。当时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探讨。我演戏喜欢跟导演一块研究，我的想法挺多，也喜欢与大家一起探讨。因为作为演员，有时候要比导演对角色的理解更深入一些，因为演员要扮演这个人物，塑造这个形象，所以就会考虑得多一点。

周：也就是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和塑造会想得更深入一些。

张：对，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会提出来，那是很正常的，我在每个剧组里都这样，有时候还会因此而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因为意见不同嘛。

周：也就是说，您跟他在艺术上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

张：是的，我们在一块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但对他的生活方式，我不太理解，也不喜欢。

周：后来您跟严励这一段感情就比较长了。

张：这一段感情到了新中国了，客观环境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挺高的，像从前那种自由散漫的情况都没有了。

周：因为时代变了，社会环境变了。

张：对啊，大环境变了。

周：严励主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张：他主要在美术片厂做管理工作。因为他是从部队文工团来的，当年他们全团的人都进入了上影厂。

周：他是否也搞过一些创作呢？

张：他写过一些东西，但主要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

周：我觉得你们后来的家庭还是很美满、很幸福的。

张：是的，反正他挺不容易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忙，不是演戏就是出国，或者就是接待外宾，不大在家里，所以我见到儿子让他叫我妈妈，他就笑，他觉得我在开玩笑，不肯叫我。

周：因为跟您接触比较少，所以对您比较陌生啊，严励承担了家里的很多事

情。

张：他确实做得比较多。我呢，老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忙个不停。

周：现在您的孩子在国外？各方面都挺好吧？

张：挺好的。前几天还刚刚回来过，每年回来一次。

周：他在国外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张：当大厨。

周：这也是弘扬中国的饮食文化啊。

张：他也属于“文革”期间的那一代人，弄得也很惨的。当时我被关起来了，我老伴也在牛棚里。他就一个人，没事干就到我们朋友家里帮忙烧饭，有时也让他去买点什么东西，所以他后来对烹调挺感兴趣的。

周：他在“文革”中也受了不少苦。

张：是啊，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被关起来了，他找不着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周：从您的回忆录和文集中可以看出，周总理和邓大姐跟您的关系很特殊，也很深厚，他们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张：关系太深了。

周：您曾写过好几篇文章回忆周总理和当年交往的一些具体情况。

张：他那时候只要有空就会找我们，像赵丹啊，黄宗英啊，都找过去。后来我们就觉得特别抱歉，他那么忙，还要分出时间来跟我们谈话。他却说：“哎呀，你们理解错了，恰好就是因为太吃力了，脑子不能休息，只有你们来了才能放松。”我们的交谈也很随意，天南海北什么都谈，有时候我们注意找一些好玩的事告诉他，他也笑得很开心。他说只有我们来了他才放松。本来我们去了以后老抱歉，想去汇报工作，又觉得耽误他工夫了，得走了。他实际上愿意我们去看他。

周：总理对您拍摄的《李双双》很赞赏，他觉得这是您拍过的最好的电影。

张：对。他鼓励我都是从头鼓励起。我搞电影也是从他那儿受到的一种影响吧。他从苏联回来后说电影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工作值得重视，所以后来就给我宣传，说你重庆时期的很多朋友都在上海，你还是到上海去拍电影吧。我想想也对

啊，所以就进了上影厂。

周：“文革”后期《李双双》的重新复映也跟周总理有关系，是吗？

张：是的。周总理直接过问以后，《李双双》就平反了，也复映了。

周：邓大姐后来跟您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张：对，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我大凡去北京，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来了，她就说：“好吧，你来吧。”

周：他们好像把您当成家人一样。

张：我不敢这么说。反正我一去，他们都会见我。他们吃得很简单、很朴素，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人一份，我一去，他们会每人分半份给我吃。

周：他们对您的关心和支持，大概也是您重要的精神支柱。

张：是的，是的。

周：您认为崔嵬是您在话剧表演方面的启蒙老师，对吗？

张：对，因为我从前是在学校里演戏，大家都是中学生，在摸索着演戏，也不太懂，也没太大的提高。他来了以后，就教我演《黎明》和《放下你的鞭子》，演这样的戏，就得跟着他跑。

周：也就是说，他在话剧表演方面给了您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张：是的。在演那几部话剧时学到了不少东西，演完以后就和他一直有联系了。

周：您40年代在重庆的时候，也包括在此之前，曾演过很多话剧，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您好像都演过了。像田汉、李健吾、郭沫若、夏衍、曹禺等，好多剧作家的作品您都演过了。从您个人表演的角度来看，在这些剧作家的作品中，您最喜欢演哪些角色？

张：这个倒没有认真想过，也没统计过。不过我无论演什么角色都是很投入的，有时候甚至连做梦都想着自己要演的角色。我特别爱出点子，会一下子想出个什么点子来。

周：您早期曾演过田汉的《梅雨》、《获虎之夜》等剧作。

张：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演这类剧作也是去找外面的导演，像余克稷就是那时候被我们请去当导演的。他们给我们作指导，我们也都听他们的。

周：后来演过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里的警察厅长太太。那时候已经是比较正规的演出了，当时反响也很大。

张：我们卖票公演，卖票是为了募捐，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情搞募捐的。

周：后来到重庆演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剧本。特别是《屈原》，当时在重庆的影响特别大。您在《屈原》里演的是婵娟吧？

张：是的，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这是郭沫若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

周：后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您都演过。在《上海屋檐下》里，您演一个叫施小宝的妓女？

张：这个角色本来是舒绣文演的，后来她生病了，临时让我顶替她去演。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咸水妹”，根本不懂，然后导演就讲给我听，我想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呀。所以表演时完全是描摹的了，在台上那么扭来扭去地走着，效果还好。这部戏是应云卫导演的。

周：您在《芳草天涯》里又演了一个很清纯的女性，叫孟小云吧？

张：是的，《芳草天涯》是我们在重庆演的最后一个戏，演完以后大家差不多都复员了。那个戏艺术上很精致。

周：对，它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很细腻。

张：每个角色都有戏，的确很细腻。

周：曹禺的《日出》、《北京人》、《家》，您都演过。在《日出》里演陈白露，在《北京人》里演愫方，在《家》里演瑞珏，都是主要角色。当您今天回想起舞台上那些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时，还会历历在目吗？

张：是的。特别是演《北京人》的时候，如果没有张骏祥的细心指导，我根本就演不好。他给我提的要求就是让我静下来，慢慢地、静静地在那里感受和体验。

周：感受人物内心的那样一种情绪。

张：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这事我从来也没跟别人说过。戏演完了之后，第一场就很能抓住观众。重庆的观众是很有教养的，因为他们看话剧看得多了，剧场安静得仿佛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在戏的结尾，慷方临走的时候，老太爷就讲：“你待会再来给我捶捶啊，给我捶捶。”慷方就答应着：“我给您捶，给您捶……”一边走一边退着看着他，出了门就哭了。从此她也就离开那个家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张骏祥在后台看着，我下场时看到他，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感觉，就看着他哭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中国的演员一点也不比国外的差。”这件事我从来没说过。

周：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剧作家，您演的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又很不一样，您演得都很好。

张：很好谈不上，反正我都尽力了。

周：所以当时在重庆的时候，您跟舒绣文、白杨、秦怡，被称为重庆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你跟其他三位演员合作过吗？

张：跟白杨在《屈原》里面有过合作，我演婵娟，她演南后。好像以后再没有其他的合作了。

周：跟舒绣文有没有一起演过戏？

张：没有。有过被临时拉上台顶替她的经历，正儿八经的合作好像没有。

周：跟秦怡有没有一起演过戏呢？

张：记得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时，曾一起参加过话剧《沧海还珠》的演出。其他合作演戏好像没有，没有演过直接的对手戏。

周：您能够评价一下“四大名旦”的另外三位吗？

张：这个不好评价，不好评价，各人有各人的表演艺术风格。

周：跟您合作过的电影导演不少，早期合作过的有孙瑜、金山，50年代以后就比较多了，有成荫、汤晓丹、赵明、凌子风、陈西禾、黄祖模、郑君里、沈浮、鲁韧、谢铁骊等，80年代还有石晓华和杨延晋两个青年导演。能否请您谈谈他们和您合作拍摄的影片各有什么特点？《火的洗礼》是您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张：是的。拍第一部影片比较紧张，对电影表演也不太熟悉。

周：您对孙瑜导演的印象如何？

张：他善于发现新演员，也很热心培养新演员。我当时没有拍过电影，他敢让我演主角。

周：与金山合作《松花江上》也很默契？

张：是的，我们在艺术创作上配合得不错。

周：《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对吗？

张：是的。《南征北战》这部影片很重要，那一年上影厂就拍摄这一部故事片，没有第二部。上面也很重视，影片里的人员调动啊，试镜头啊，都是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抓的。

周：当时是怎么选中您去演那个女民兵队长赵玉敏的？

张：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跟金山分开了，也不愿意再在青年艺术剧院待了。后来周总理跟我谈话时，动员我去上海拍电影。于是，我到了上影厂就碰见成荫了，他琢磨着要让我来演赵玉敏这个角色。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落实宿舍，临时住在招待所，厂里便找了一个会计帮我把行李看管着，我就跟着成荫导演到了《南征北战》摄制组，然后就下生活，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周：赵玉敏这个人物跟您解放前演的那些人物完全不一样。

张：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深入生活的作用很大。从前演的人物都是那种很内在的、悲剧型的人物，这次不一样，性格外向，也很质朴。

周：此后您演的影片中，农村妇女的形象比较多一点。从赵玉敏开始，然后在《母亲》、《凤凰之歌》、《三八河边》、《李双双》、《大河奔流》中饰演的角色，是一系列的农村妇女形象。我觉得您在这些影片中较成功地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农村妇女形象，是颇有特点的。虽然这些人物形象跟您过去的生活经历反差比较大，但您在银幕上还是能很好地把这些角色演活了。

张：演活了说不上，反正我们那时候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下生活，在生活里头得到很多具体的体验和感受，对表演很有好处。

周：您当时好像饰演每一个角色都要下生活去熟悉和体验一段时间。

张：对，都要下生活的。